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1.04.003

试论国际化视域中比较教育的困境与超越

华丹

(解放军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 在国际化视域下, 比较教育面临着诸多冲击和挑战, 特别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强势话语下, 非西方民族国家的比较教育学科和实践正在走入困境, 偏离原来的航向。由于对普世主义信念的坚守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缺乏, 比较教育学科和研究者时常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在此背景下, 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承认国际交流的学术话语权利关系, 提升文化自觉, 努力寻求“本土生长”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 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教育的对话与交流中。

[关键词] 国际化视域; 比较教育; 困境; 超越

[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1)04-0012-03

A Study of the Predicament and Its Surmounting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HUA - Dan

(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Nanjing 21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impact and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west superior power of speech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is slipping into a predicament. The researcher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re in the crisis of identity loss because of their belief in universal values and lack of cultural awareness. Therefore, the way out is to recognize clearly the power of speech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enhance cultural awareness, pursue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advocate the idea of “agree to disagreement”, and take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dialogue.

Key words: globalized setti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edicament; surmount

国际化、全球化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时的20世纪60年代, 与西方的现代理性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而西方普世主义信念更是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吉登斯就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时空的延伸”和“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1]。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西方经济文化的触角似乎已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麦当劳, 无不在昭示着以美国化为代表的西方所描绘的“大同世界”的到来。然而, 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

比较教育作为一项跨文化的研究, 肩负着国际理解的重要使命。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永远都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因此全球化进程一开始便打上了西方强势文明的烙印。在全球化之风的推动下, 整个世界便开始集体无意识地让西方文化大张其道。这样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浸淫必会遇到种种抗拒与反戈。处身于全球文化冲突与震荡中的比较教育在面临新的挑战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以此为契机, 比较教育的发展也许能进入另一片新的天地。^[2]

一、国际化对比较教育的冲击

1、对异质性的挑战——身份的迷失

比较教育与生俱来地是一个异质的领域, 它时刻面对着异质的对象、异质的文化语境^[3]。作为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 它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正如没有比较物理学或比较化学一样, 倘若世界各国的教育完全雷同, 比较教育就必然走向终结。学科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 “比较教育学是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学科”, 因此比较教育的性质便由各国教育的特性所决定。作为人类特殊实践活动的教育, 它关注的是人的身心的生成和发展。人作为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 其本质并不是普遍一致、固定不变的。文化是历史的凝结、延续和发展, 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必然会受到各自特定文化的影响, 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教育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教育、人的生成和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4]。文化作为特定地域的产物具有异质性的特点,

[收稿日期] 2011-03-22

[作者简介] 华丹(1982-), 男, 江苏无锡人, 解放军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讲师, 比较教育学硕士, 研究方向: 比较教育原理、军事高等教育。

因此各国教育也必将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质，它们没有、也不会完全同质。只要各国教育存在差异，比较教育就有自己存在的根基。然而，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当初创立该学科的目的却是“借助比较的方法，使教育学能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因此比较教育便先天地被赋予了同质的追求。这种普世主义立场形成于当时实证主义学术话语背景中，随后在各国盲目的借鉴和列强向殖民地的教育移植中更得以强化。成功的教育经验被视为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真理。虽然上世纪初因素分析主义者对其进行否定，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方法论之争中它却达到了极至，比较教育学中广泛采用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甚至将比较教育学等同于统计学^[5]，把各国教育进行量化，以求普遍规律。全球化是对“一”的诉求，强调的是同质。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教育领域也被赋予了同质的寻求。放眼全球，目前近乎统一的学制、课程、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无不在昭示着教育正在丧失其具体的时空限制，成为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事实。当这种趋势达到顶峰时，比较教育便有可能迷失自己的身份，产生无以为家的感觉，失去存在的土壤。

2、全球化即西化——方向的迷失

不可否认，国际化、现代化发端并兴盛于西方，因此许多后发国家便有意无意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教育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全局性、先导性作用的引擎，自身的现代化与发展便莫名地与西方教育挂钩了。因此，自全球化伊始，不仅西方学者根据普世主义的信念而推行其教育制度和观念，而且后发国家在自身的发展中也主动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因而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驱使下，世界教育领域便逐渐呈现出西方教育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而非西方世界的教育中本土和传统的因素则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除了运用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模式，似乎很难找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而对于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来说，其跨文化的预先假设使他们自认为拥有了一种“上帝的视角”^[6]，所以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遵从同一种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并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学术活动，比较教育的话语权力必然为西方学界所牢牢控制，在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中，非西方世界的准入甚至要以其放弃民族传统为代价。然而，比较教育不仅是跨国的教育交流和对话，而且更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一部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非西方世界的教育者却是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自己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正如人体需要不同的营养才能维持身体的健康发展一样，文化也正是在不同国度之间的交流、融合中才获得发展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中西方的学术霸权可能会导致学科的衰竭和没落，这已在西方世界得到了证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浸淫，比较教育学科的实践基础和学术话语都呈现出一种西化的倾向。然而，正是这种对比较教育研究航向的偏离才使得比较教育“没有在对教育现实的实际影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屡屡受到社会的诘难，时时引发认同危机。

3、民族国家的弱化——功能的迷失

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同一个过程。

当欧洲各国为争夺世界资本市场而相互拼杀时，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成为了必然。于是，各国按照特定的界限划定疆土，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比较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便是区别“他者”和“我们”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比较教育则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比较教育与生俱来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从别国的发达和繁荣中发现可以使本国兴旺的办法”^[7]。在“借鉴一预测一分析”这一比较教育研究目的的演变过程中，学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自己国家的教育发展，正如库森所说，“我考察的是普鲁士，但我思考的却始终是法兰西”。民族国家教育的发展是比较教育得以彰显功能的重要途径，因而，在对全球化所描绘的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中，比较教育往往在促进本民族教育发展方面显得乏力，而在西方强势话语主导的全球背景中，比较教育对增进国际理解又显得无奈，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对比较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置身于国家与民族夹缝中的比较教育常常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到茫然、迷惑。

二、何以可为：比较教育对全球化的回应

1、唤醒乡愁——对本真的追求

伴随现代化而生的全球化是理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作为现代性根基的理性主义是人类个性的充分张扬，是对神学奴役人性的极大反抗，是对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乐观与信任。然而，理性主义的过度发展使得人类虽然逃离了神学的牢笼却又带上了理性的枷锁，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对自然的改造、对他人的征服，丧失了对自己本真的追求。这种理性主义在全球的肆虐更使人类怀有一种孤独飘零、无以为家的感觉。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个人人屈服于理性主义的淫威，疏离对人的本真存在实施关怀的“单向度”社会。而人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还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走出“精神家园”的游子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身世浮沉”的凄苦乡愁，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自己的故土。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理性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浸淫使教育者把“人”从自己的视域中抽离出来，本应关注“成人”的教育却成了“无人”的教育，剥离了人的情感需要和精神追求。现代人往往怀有对家的渴求，而真正有助于人们“走在回家的路上”的便是比较与反思。倘若要真正找回“家”的感觉，首先就要对自己飘零孤寂状况真正觉醒，而这一关键过程惟有借助于比较和反思不可。人们常常囿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惑，而恰恰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域局限，而借助比较则可以跳出庐山来看庐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醉心于西方的花花世界，沉迷于西方对同质的追求，在自己的视域剔除了一切不合西方标准的乡土色彩，失去了觉醒的可能和勇气。而作为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的比较教育则时时提醒着人们“差异存在的权利”，唤醒人们对“根”的诉求，并且为人们找到回家之路提供了可能，使人们在多种差异的比较中去除笼罩在学术和生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神圣光环，体味本土风情，觉察本土价值。处于国际教育交流最前沿的比较教育者必须深刻铭记差异的存在，时时提醒国人要以自己的本土话语和实践与他者进行同等的交流和对话。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比较和对照中发现彼此的优点和不足，既拥有一种家的感觉又能获得前进的动力。罗伯森称之为“国际旅行”^[8]，也就

是说我们既要带着乡音乡情走出家门去巡游世界,而最终还是要回归故里,叶落归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比较教育正是通过赋予人们一双慧眼使他们能把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切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而懂得珍惜自己的文化和学会欣赏别人的文明,并拥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2、和而不同——“去殖”的求索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全球化所追求的是一个世界共同体,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图景必将是一个单极世界。西方所信奉的普世主义信念使他们否定差异的存在,而非西方世界在“他者优越”的意识下对这一模式也深信不疑,甚至顶礼膜拜,完全割舍了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之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任何一种教育理念、模式只有在适合本民族土壤的条件下才能生根、发芽、结果。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却隐蔽了这些模式赖以生存的具体土壤,转而将其普适性奉为圣典。因此,非西方国家的教育实践只不过是西方世界的简单移植或他们的不同版本而已,教育模式和实践总也无法摆脱西方的阴影,而真正“本土生长”的教育模式也总是无法登入大雅之堂,他们的教育理念、方法等更是难以逃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牢笼。然而,任何一种文化或教育都不能只是一种模式独步天下,而应该是各种模式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对此,比较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为一种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它先天地把不同的文化置于自己的视域内,通过考察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得出新的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比较教育学者若要真正肩负起“比较”的职责来,就必须抛弃那种“我者优越”或“他者优越”的先入之见,真正把各国的教育事实“并置”起来,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对话与交流,从而达到共赢共生的目的。

3、兼收并蓄——博弈的均衡

比较教育者常常立足于本土,从服务于民族国家教育的发展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同时他们又展望着全球,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图景获得智慧的启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博弈使比较教育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自比较教育学诞生时起,朱利安的普世主义思想和库森的国家理念就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博弈,然而时至今日,比较教育已不是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博弈,而是“努力协调普世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对抗”,使人们意识到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权推进的国际主义的局限,并试图寻找两种力量博弈的均衡点。作为与民族国家一起诞生的学科,比较教育当仁不让的职责就是促进民族国家教育的发展,失去了这个航标,它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存在的理由。尽管全球化已将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仍将肩负着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任。比较教育所关注的民族国家教育发展实际上就是全球化宏大背景中的亮点,对民族国家教育的关注决不意味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实际上则是对广义的全球发展的支持。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必须给自己合理地定位,找准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的均衡点,从而既能在服务于国家教育发展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和存在的理由,又能在

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发展中获得新的生长点。

三、挑战与机遇的转化

在全球化浪潮中,比较教育面临着种种挑战,同时也能够获得迅速发展的种种契机。在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下,处于尴尬之境的比较教育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理念和实践,不得不重新厘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全球化不仅是对它的一次“生于忧患”的考验,更能为它提供一条走出发展“瓶颈”的道路。比较教育可以在对危机的反思中认清本土文化的价值,从而把目光拓展到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实践,在汲取本土营养的基础上以自身的话语实践去填补教育理论中的空白;同时,在与国际教育更密切的接触中学会赏识彼此的优点,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启迪和智慧,以显示出自己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这样,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两个方面的提升能够为比较教育开拓新的视野,增添新的动力。

就比较教育学者而言,应以一种开放的胸襟,既要把他国、他民族、他文化体系的教育“输入”,又要把本国、本民族、本文化体系的教育“输出”,从而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扎实有效地推动教育的发展,在新的条件和水平上进一步开展教育的自我更新。由于其学术实践的前沿性,他们必须提升文化自觉,认清国际教育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真正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而不是在西方强势话语的主导下成为“拉东洋车”的人。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免受文化殖民的入侵而自我封闭孤立发展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要解构西方的强势话语,应积极参与到其中,在与西方的一次次碰撞中历练出自己民族的风骨,封闭只能导致西方强势话语在更大范围内的浸淫和自己本土文化的日益衰竭。因此,处于国际教育交流最前沿的比较教育者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文化自我意识,善于在交流中不断汲取营养从而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话语,最终在对西方强势话语的一次次解构中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总之,既要立足本国教育现实,又要熏陶和养成国际教育视野,从国际教育的大背景出发来看待和研究本国教育。

[参考文献]

- [1] 郭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观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
- [2] 程光泉.全球化理论谱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2.
- [3] 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危机及其超越[J].比较教育研究,2008(11):22-26.
- [4] 吴文佩,杨汉清.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7.
- [5] 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 [6] 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89.
- [7] 朱利安.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M].比较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K]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1.
- [8]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5.

(责任编辑:卢绍华)